



主辦機構：香港作家聯會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報道】

國學智慧中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香港作家聯會「國學與人生」講座紀要

●傅曉 記錄及整理

編按：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由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主辦，《明報月刊》、《文綜》、字遊文化合辦，康樂及文化事務署香港公共圖書館協辦的「國學與人生」文學講座，吸引不少市民到場參與，場面熱鬧。是次講座內容豐富多元，多位本地知名學者分別就饒宗頤與周策縱的大師風範，以至孔孟儒學及禮樂教化的現代價值，展開深入探討。講座內容既富哲理，又見解精闢，在緬懷學術先驅之餘，亦為經典義理提供新穎的當代詮釋，為市民在紛亂世態中尋找生命價值及心靈安頓，帶來啟發。

「國學」二字不僅是經書典籍中的文化內涵，更是時間長河反覆淬煉的人生智慧。二〇二五年十一月十五日，由香港作家聯會、《香港作家》網絡版主辦的「國學與人生」文學講座，在香港中央圖書館舉行，邀請到多位著名學者包括李焯芬教授、陳致教授、單周堯教授、黃坤堯教授、潘銘基教授、張雙慶教授，與大家暢談國學和人生的意義。

今次是香港作家聯會第一次與中央圖書館合作舉辦國學主題的講座，儘管是周末，仍然有很多市民踴躍報名參加。除了講者星光熠熠，很多重量級學者嘉賓出席。

現代生活節奏迅速，無時無刻不被資訊所淹沒，但關於生命的價值和意義總是人類不斷追求的答案。本次講座主持、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榮譽總編輯潘耀明先生在致辭中引述英國歷史學家湯恩比博士（Arnold Joseph Toynbee）的話：「在目前紛擾的人類社會拯救二十一世紀人類，只有中國之儒家思想與大乘佛法。」儒家思想和佛學都是國學（漢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希望，今次各位大家對國學的卓見和分享，能夠有所啟發。

潘耀明（圓圖）也透露，很早以前他所主編的國學雜誌《國學新視野》，旨在弘揚中華文化，自二〇一一年三月創刊起，即獲國學大師饒宗頤、余英時、馬悅然、金耀基和今天在座的李焯芬教授、陳致教授等專家學者之鼎力支持，不少在座的專家都有為其寫稿，反響極大，後來因資金問題而停刊，非常可惜。國學是中華五千年文化的積澱和精髓，希望將來我們創造出嶄新的國學平台，把我們的國學發揚光大。



李焯芬：饒宗頤先生的敦煌緣



第一位演講嘉賓是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館長李焯芬（圓圖），演講的題目是「他生願作寫經生——饒宗頤先生的敦煌緣」，講述了二十二歲的饒宗頤先生在協助葉恭綽先生編《全清詞鈔》時，在其家中見到一些敦煌文獻，從此對敦煌產生濃厚的興趣，開始研讀敦煌文獻。「他生願作寫經生」來自饒老一九八〇年在敦煌考察，離開前寫下的〈莫高窟題詩〉：

河湟入夢若懸旌，鐵馬堅冰紙上鳴。石窟春風香柳綠，他生願作寫經生。

李教授表示，饒老一生與敦煌有深厚情誼，投入大量心血支持敦煌學研究、人才培養及石窟保育，畢生情繫敦煌。他當年悉心輔助的許多中青年學者的成長，這些人其後都成了敦煌學的翹楚，甚至是明星級學者，敦煌學也逐漸變成了顯學，人才輩出。令饒老在晚年頗感安慰。

李教授認為，饒宗頤教授畢生追求學問，不為金錢動心，不為權力動心，這句詩恰好形容了他



▲「國學與人生」講座嘉賓合照。圖左起：總結嘉賓張雙慶，主講嘉賓單周堯、李焯芬，主持潘耀明，主講嘉賓陳致、黃坤堯、潘銘基。

對敦煌文化藝術的深情厚誼，更是他對中國文化的傳承與發揚極具承擔的精神。

陳致：周策縱教授的詩意人生



北師香港浸會大學校長、香港浸會大學饒宗頤國學院院長陳致（圓圖）則是以漢學大家周策縱先生為例，講述他的詩意人生。周策縱先生是國際知名漢學大家，文史哲無所不窺，學貫中西，一生經歷豐富，充滿傳奇色彩。他的學術成就毋庸置疑，更令人讚歎的是他的詩作、書法中展現的對美學的認知，以及推動國際紅學和海外文學的非凡成就。

受周先生之託，陳致教授將其收藏的部分名人字畫、書信和手稿捐贈給香港浸會大學圖書館。並將其部分詩作出版《周策縱詩集》，書信則整理成書《周策縱論學書信集》，當中更讓他感到周先生的直率談話，陳致認為，周策縱先生的詩意人生告訴大家，詩意不在遠方，而在治學與生活的交匯中。

單周堯：孔子影響中國人的人生觀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系主任潘銘基（圓圖）講述了孔子的人生觀和價值觀，他指出，在中國歷史上，對華夏民族的性格、氣質產生最大影響的人，就是孔子。正如著名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中國文化史》所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

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談到「國學」，單教授認為離不開孔子的儒家思想。他以南宋文天祥為例，這位忠於社稷、以身殉國的大英雄，平生服膺儒學，以仁義為本，他在衣帶中遺言云：「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黃坤堯：人生禮學，禮學人生



孔子重禮，一生踐行貫串。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黃坤堯（圓圖）的演講主題是「人生禮學，禮學人生」他認為，「六經皆禮」，更能悟識孔子學說的精粹——其中，《易》學探討天道陰陽的法則，《春秋》道名分也就是君臣上下的法則，《詩經·關雎》「以色喻於禮」，《書》則記錄人事興衰的法則，《禮》《樂》相互為用，着重有節。

黃坤堯教授解釋，禮是人類社會規範行為的形式，一個人可能不需要行為規範，但只要有人與人相處，都存在一種相互的關係，進而至於面對家族宗親、國家民族、國際社會，以至對待天地鬼神、自然世界及萬物生態的存在，其實都有嚴格的制約和規範，可以是自然規律，也可以是約定俗成，甚至更被訂為道德和法律，都不能有所違反，否則一定會帶來一定的影響。所謂「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工夫，都是禮的主要內容，終身學習，力行不殆，而特別着重實踐。

潘銘基：孔子人生旅途的抉擇



香港中文大學中國語言及文學系教授、系主任潘銘基（圓圖）的演講主題為「《論語》與人生」，他引用宋代程頤說：「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須將聖人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意思即是，《論語》和《孟子》這兩部經典，並不是聽聽就罷，而是要讓經典內容真正滋養生命、指導行動。

潘教授以《論語》中的故事，從多個角度、多個階段探討了孔子在人生旅途上的取捨與抉擇，包括了富貴如浮雲、子見南子、隱士招攬、歸魯教學等。「富貴如浮雲」是孔子面對金銀財帛時的態度，取之合義則取，不合義者則不取之；「子見南子」是孔子在衛國見魯國夫人南子，乃是欲伸救世抱負的屈曲；儒家積極入世，遺世獨立絕非儒家初衷，「隱士招攬」的故事中，公山弗擾、佛肸皆曾請孔子出山襄助，孔子

雖曾心動但皆不往；「歸魯教學」是孔子在在周遊列國十四年回到魯國，但君主沒有加以重用，加之孔子年漸漸大，遂不出仕而專心教學上的努力，正是孔子面對困境時不放棄的精神特質。

講座最後，由香港中文大學中文系客座教授張雙慶（圓圖）做總結，張教授表示，每個講者都從獨特的角度和很高的格局分享了對於國學和人生的感悟，五個講者可以分為兩部分，李焯芬教授和陳致教授的演講從人物入手，饒宗頤先生和周策縱先生都是國學的代表性人物，從他們兩位身上，更能感受到國學是綜合性的、集大成的，這兩位大家都不是片面的集中在某一個領域，而是非常廣泛涉獵很多學科。後面三位講者單周堯教授、黃坤堯教授、潘銘基教授則以孔子的儒家思想為主，單周堯教授更偏重文學的欣賞，從中體會人生的價值和意義，黃坤堯教授重視「禮」，潘銘基教授則是從孔子本人的人生際遇來闡釋國學和人生的奧義。

（本文圖片由香港作家聯會提供。作者為香港作家聯會理事、字遊網執行編輯。）

【新書訊】

●香港 湛雲

《香港文學通論：從金庸、余光中到西西》

黃維樑 著 香港：中華書局 二〇二五年六月



香港文學百多年來不斷演化，形成了古今兼攝、中外並蓄、雅俗共賞的風格。便捷普及的專欄雜文、精緻高華的學者散文、創意不乏的現代小說、瑰奇多姿的現代詩、風雅傳承的舊體詩詞、廣受歡迎的武俠科幻言情小說，佳作傑作累累，活潑紛繁是其特色。

著名學者黃維樑教授推出香港文學研究新著《香港文學通論：從金庸、余光中到西西》，其中包含五輯：香港文學：敘事和抒情、香港文學：概述和研究方法、新詩和舊體詩、專欄雜文和學者散文、小說；「高雅」和「通俗」。書中有宏觀概述，也有微觀細賞，有高頭講章，也有輕鬆小品，還有文學交流的歡愉場景描述，希望研究者和一般讀者讀來都覺得有益也有趣。



▲學者與聽眾分享國學精髓。



香港藝術發展局  
Hong Kong Arts Development Council  
藝發局邀約計劃

This project is commissioned by the HKADC

香港藝術發展局支持藝術表達自由，本計劃內容並不反映本局意見。

## 【特輯】灣區裏的新界西心影——嶺南大學學生作品選

編按：近年大灣區發展備受矚目，新界西正是其重要一環，屯門、元朗及天水圍各具特色風貌。嶺南大學中文系各體文類習作課程學生以此為題作了一系列創作，描繪新界西的城市變遷與風土人情。本版特精選數篇學生作品刊載，並配以課程導師嶺南大學中文系講師陳偉中博士評語。習作或見青澀，然觀察細膩，感情真摯，足見他們對這片土地的情懷。

### 石階垂架時

青銅色的黎明  
刺入羊城的褶皺  
你纏繞在珠江鹹澀的潮音裏  
在光緒年的凍土下  
倔強，翻身

而我  
由珠江的紋路撫育  
聽江水輕吟你往昔的足跡  
從石牌坊書頁沙沙  
到仙人廟晨鐘嫋嫋  
輕輕  
在我耳邊迴蕩

在香港的季風裏轉身  
你已是石階上的古榕  
我也脫成木棉的飄絮  
緣份將羊城的銅線  
焊入你褪色的指紋

論文……  
彙報！！！！

Deadline——  
遊標在午夜抽搐  
鍵盤捶打黑鐵的寂靜

圖書館的太陽  
撫平瞳孔裏的廢墟  
在你鐫刻滄桑的年輪裏  
我開始鍛造自己的史詩：  
銀河垂落於筆尖  
如同夜空的細語  
將未敘的嶺南  
淬進硯底……

導師陳偉中評語：此詩以嶺南大學與廣州的歷史淵源為背景，透過時空交錯的意象（如珠江、石牌坊、仙人廟）建構個人與學校的記憶連結。意象以「青銅色黎明」「光緒年凍土」等意象，將個體成長嵌入嶺南歷史脈絡；結尾突轉至「Deadline」「鍵盤捶打」，在傳統與現代張力中探討學術壓力與精神傳承的關係。創新嘗試：將地理歷史意象（銅線、榕樹）與數位時代符號（遊標、鍵盤）並置，形成陌生化對比。

### 迷失鐵路

點滴沿耳機線注射進大腦  
玻璃月台記錄着沉溺者的輪廓  
指頭反覆摩擦  
直到晨昏線縫起眼瞼叮嚀——

離開車廂  
春風隔開天橋上的衝突  
吹拂麻雀的鳴歌  
縈繞孩子們的天真與幼稚  
韶光輕吻少年的羽翼

繞行雨後軒的殷紅年輪  
想追捕鐵灰貓尾  
晃過一圈，兩圈，三圈……  
四年刮痕  
銘在玻璃表面上

軌道在角膜內飄散成  
彩虹色迷霧  
閘門開，又合  
我乘着末班車駛向  
地底深處的  
未知盡頭

導師評語：此詩以地鐵車廂與校園的自然／人文景觀為對比，探討現代人被科技異化的麻木狀態（車廂）與鲜活生命力（校園）的衝突，最終回歸對未來的迷茫。嘗試通過：空間轉換（車廂、天橋、校園）建構故事層次意象對立；（科技／自然、僵／生機）強化主題張力時間隱喻；（貓尾、年輪、四年刮痕）表達青春易逝。唯「四年刮痕／銘在玻璃表面」中「銘」（金屬）與時間痕跡的關聯不夠自然。

### 黃子璇 中文系二年級

### 圍——新界西生活記

### 鄭玉齡 中文系三年級

初來香港時，我住在水圍。  
那時只覺得這城市像一隻巨大的鐵籠子，將人密密實實地關在裏面。屋苑樓與樓之間挨得極近，從我家窗口伸出去手，幾乎能碰到對面人家的晾衣桿。  
母親總說我們幸運，住的是私人屋苑，比公屋寬敞些。但所謂「寬敞」，也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別罷了。

四口人擠在三十多平米的空間裏，轉身都要預先打招呼。弟弟的玩具和我的書本常年爭奪着沙發底下那點可憐的儲物空間，勝負難分。

天水圍的街道像是被人用力捏過的紙條，皺巴巴地蜷曲着。行人道上永遠擠滿了人，大家摩肩接踵地走着，卻都默契地保持着一種奇異的沉默。

初來時我不習慣，總覺得這麼多人卻如此安靜，實在詭異。後來才明白，在這方寸之地，沉默是最體面的相處之道。

上屋苑會所的設施清單看起來很長：游泳池、健身房、閱讀室……

實際每個都小得可憐。游泳池像個大浴缸，擠滿了學游泳的孩子和他們的家長；健身房裏三台跑步機永遠有人在用；所謂的閱讀室不過是個擺放了十幾本書的玻璃櫃子。

周末時，我和弟弟常常在屋苑裏轉上好幾圈，最後只能坐在大堂的長椅上發呆。

母親說我們在內地時抱怨城市太大，去哪都要坐車，現在又嫌地方太小無處可去，真是難伺候。

就這樣過了七年。七年裏，我和弟弟都長高了，家裏的東西也像會繁殖似的越來越多。終於有一天，父親看着弟弟的自行車，卡在門口進不來的樣子，嘆了口氣說：「搬吧。」

我們搬到了元朗的村屋。雖然離天水圍不過幾站輕鐵的距離，卻像是到了另一個世界。

村屋沒有會所，沒有管理員，開門就是街道。第一次站在三層小樓裏時，我竟有些不適應——原來伸直手臂真的可以碰到牆的。

其實在水圍住時，我們就常來元朗。每個周六，我都要去喜利大廈上鋼琴課。

最初，覺得元朗像個迷宮，那些橫七豎八的小巷彷彿會自己變換位置。大馬路旁突然岔出的小路，走着走着又分出幾條更小的岔道。

我常常在找路時誤入一些奇怪的地方：藏着老式茶餐廳的後巷，堆滿五金雜貨的騎樓底，甚至是某戶人家的後院。

有次為了找近路，我鑽進一條小巷，結果繞了半小時才回到大路上，鋼琴課早已開始。奇怪的是，這種迷路的經歷並不讓人煩躁。

在水圍，迷路是不可能的——每條路都筆直地通向某個明確的目的地。而在元朗，迷路反而成了探索的樂趣。

大約兩三年後，我突然發現自己不再需要導航了。那些曾經看似相同的街道，在我腦中已經自動繪製成了一張立體地圖。

但真正了解元朗，還是搬來之後的事。村屋的

生活讓我有更多閒逛的理由和機會。不用再像從前那樣，每次來元朗都匆匆趕去某個特定地點，然後又匆匆返回天水圍的「圍城」裏。

我開始注意到元朗的肌理：以青山公路為中軸，向兩側延伸出無數毛細血管般的小街巷。輕鐵像一條銀色的絲帶，將這些脈絡串聯起來。

元朗的豐富是慢慢顯現的。朋友第一次來我家玩時，驚訝地說：「你們元朗怎麼什麼都有？」我這才意識到，原來在不知不覺中，這裏已經能滿足生活的所有需求。

想吃地道的？街市旁的老字號粥粉麵店開了三十年；想喝奶茶？方圓百米內能數出五家不同品牌的店；就連寵物都有專門的街區，從糧食到美容一應俱全。

最妙的是，這些店舖並非整齊劃一地排列在商場裏，而是隨意地散落在街巷各處。轉角可能遇見的不是愛，而是一家開了四十年的涼茶舖。老闆不用問就知道你要喝什麼——元朗人都有自己固定的涼茶偏好，我家樓下那家記得我父親總要「廿四味加甜」，母親愛「雪梨茶走冰」。

輕鐵是元朗的脈搏。住在水圍時，我覺得輕鐵只是交通工具；現在才明白它是元朗人的生活時鐘。

清晨趕着上班的人潮，下午主婦們買菜時的悠閒步伐，晚上補習學生匆忙的腳步，都在輕鐵站裏交匯。我常想，若是把元朗的輕鐵路線圖疊放在舊時的水系圖上，大概能重合個七八分——人們依然沿着水的軌跡生活，只是鐵軌代替了河流。

五年過去，我已經能像本地人一樣，在街市裏挑最新鮮的菜，知道哪家茶餐廳的菠蘿油最好吃，甚至能說出幾條只有老元朗才知道的捷徑。

帶朋友逛元朗時，我像個炫耀自家後院的孩童，一定要帶他們去吃我認為最好吃的雞蛋仔，走我認為最有味道的小街。

朋友常說元朗人幸福，我想他們說得不錯。這種幸福不在於擁有多少，而在於一切都恰到好處地存在着——不至於多到讓人眼花繚亂，也不會少到令人捉襟見肘。

就像我家村屋的天台，不大不小，剛好夠擺四把椅子和一張小桌。傍晚時分，我們一家常坐在那裏，看着輕鐵從遠處駛過，車燈在暮色中划出一道流動的光痕。

從天水圍到元朗，不過是從一個「圍」到了另一個「圍」。但這兩個「圍」字，卻有着天壤之別。一個是困住人的圍城，一個是圍起來的家園。

導師評語：此文透過對比天水圍與元朗的居住體驗，探討「圍」的兩種意義「圍城」與「家園」。作者以細緻的觀察展現香港新界西的市井生活，既有對空間壓迫的批判（天水圍），也有對社區溫情的讚美（元朗），最終落腳於「家」的歸屬感。主題兼具社會性與個人性。中間過渡稍顯突兀（如「就這樣過了七年」後可加入承接）；元朗部分的「迷路」段落可更緊密銜接後文的「探索樂」。

### 李健誠 中文系二年級

### 牛牛幻想曲

### 莫嘉瑤 中文系三年級

我聽見。啐——  
天然的鬧鐘響起。我套上制服時，鄰居張師奶牽着她的霍爾斯坦牛路過窗下，牛鈴叮噠混着她尖銳又急速的嗓門：「落街飲早茶要趁早等陣天水圍班塞牛大軍殺到屯門公路又要打蛇餅！」  
噠。噠。噠。

眼前的景色是這樣的：戴金絲眼鏡的銀行經理騎着娟雅牛，西裝口袋插着《星島日報》，牛角掛着 Starbucks 外帶杯，全身上下無一不精緻。穿緊身運動褲的師奶駕駛印度瘤牛，牛背上綁着剛出爐的菠蘿包，麵粉香與牛糞味在輕鐵站前交纏。最威風的還是地產經紀，他們跨坐通體雪白的整牛，牛蹄包滿金邊，蹄鐵敲擊青磚路面的節奏，令人血脈貫張。

以上……  
只是我的想像罷了。

我曾堅信遙遠的西新界人血液裏流淌着牧草汁液。中三年在地理課本空白處塗鴉，將輕鐵路線圖改畫成牛種分布圖。我想，610線是霍爾斯坦牛，溫吞但準時；507線是印度瘤牛，脾氣暴躁卻腳程快；506線嘛則是雜牌老黃牛，年老又不能缺少的存在。

直到那一年——  
我來到了，屯門。

那天我站在屯門市廣場天橋上數了整整三小時，穿橋而過的只有九千六百七十二輛汽車與四十三架單車。還有，零隻牛。

原來，關於牛的記憶，終究是都市傳說嫁接的枝椏。

然後，我坐上了輕鐵，507。輕鐵慢慢行駛，駛過 V city。我又想起了那個曾經反覆出現的畫面。一個男孩騎着牛從屯門輕鐵站穿過 V city，最後在一田欄窗表演急停，還記得避開拖着粉紅行李的水貨客。

精彩。  
為此，我還特意製作了一份《屯門牛路守則》。《屯門牛路守則》第三十七條：  
「牛隻進入 V city 須佩戴防撞角套，以免刮花店舖窗倒影」。

以上……  
不過是我的想像罷了。

車廂裏飄浮着不同語言的交談聲，韓妝少女與跨境學童共享着搖晃的扶手桿。

我將額頭貼上玻璃窗，看那些曾幻想牛隻奔馳的街道——

經過蔡意橋。不知誰家陽台飄來蒸鹹魚的香氣，混着巴士的柴油味，在屯門河面織成半鹹淡的霧。輕鐵的影子隨着腦海中的幻想越拉越長，越來越長，漸漸蓋過整個屯門，最後消融在晨霧之中。

某天下班我去屯門兆麟政府綜合大樓辦理護照，在輕鐵站邂逅牽牛隻散步的老伯，牛隻頸上繫着銅鈴。「唉，幾時先可以儲夠錢，將呢隻老牛換架車。」話畢，只見身旁的一隻牛突然撒起後蹄，將阿伯的漁夫帽踢進屯門河。

以上……  
可能又是我的想像？  
那只是一隻調皮的大狗踢翻主人的帽子——那頂浮沉的帽子像一片牛糞，順着水流漂向對岸正



▲穿梭在水圍、元朗及屯門之間的輕鐵列車，是新界西獨有的一道人文景觀。（明報資料室）

在施工的新樓宇？

《屯門牛路守則》第五條：「牛隻造成異物入河事故，須繳交牛蹄清潔費，並暫停該牛隻上路資格一年。」《屯門牛路守則》第六條：「牛隻不得不……」又扯遠了。

以上……  
又再是我的想像罷了？

晚飯過後，我總是喜歡在屯門遊蕩。從兆康走到新墟，從藍地走到麒麟，從屯門碼頭走到蝴蝶灣。而往往這時候，總會看見騎行單車者們蜿蜒如綵帶，閃着車頭燈組成一道流動的彩虹。

我忽然羨慕起那些踩單車的人。  
在九龍區長大的我很少接觸單車，甚至想在市區中心尋覓單車的蹤影，也不見一輛。說來慚愧，我竟不會踩單車。他們在輕鐵站旁的金屬架前彎腰解鎖，動作嫺熟如西部牛仔繫繩。

這，或許才是屯門真正的「牛」。  
當市區人為找不到泊車位苦惱時，這裏的屋邨總能從角落變出纏着膠帶的單車架，生鏽的鋼管上開出歲月的鐵鏽花。

每天坐上62X巴士來往屯門與九龍，看着陽光在車廂地板上切割出明暗方格。

此刻，我坐在靠窗的位置。  
身穿正裝的女士正用手機拍攝沿途街景，河畔開滿紫荊的單車徑，天橋下玩滑板的少年，商場外牆輪播的電子廣告。當車轉入隧道時，玻璃窗突然變成鏡面，映出我們這群沙丁魚乘客的疲憊面孔——那些幻想騎牛上學上班的執念，或許只是對邊陲地帶的一種迂迴想像。

我終究沒見過傳說中的「塞牛大軍」。  
下車後，看見穿瑜伽褲的母親拎着 Donki 環保袋走來，她身後正是舉辦美食節的屯門市廣場。我們穿過停滿單車的屯門公園，不鏽鋼車架在夕照下燃成一片金屬草原。暮色中有人騎着單車掠過，車輪碾碎我投在地上的影子。突然我清楚看見生鏽踏板旋轉成青銅鈴聲。那一瞬彷彿瞥見騎牛少年在公路上慢悠悠地晃悠，我眼巴巴地仔細盯着那牛背上晃來晃去的身影，而牛蹄揚起塵土，夕陽正將背後的輕鐵軌道鍍成金黃的繩。此時河面漂來的塑膠帽忽然立起尖角，而母親購物袋滲出的血水正灌溉着水泥縫隙。我終於聽懂——那徹夜不休的「啐」聲，原是整個城市在反芻自己的鐵胃。

導師評語：此文透過「牛」的虛實交錯，隱喻都市化對地方文化的消解，主題新穎且富詩意。但「單車替代牛」的轉折稍顯突兀，可加強連結（如單車鈴聲與牛鈴的呼應），中段《屯門牛路守則》重複略顯冗贅，可精簡條目或融入敘事。

更多《明月灣區》內容可瀏覽：《明報月刊》網站：<https://mingpaomonthly.com/gbaspecials>  
《明報》網站：[www.mpgba.com](http://www.mpgba.com) > 點選右上方「明月灣區」欄目